

警世與省思

袁金塔的陶瓷板畫作品賞析

劉鎮洲

藝

術是一種美感經驗的傳達，也是藝術家自我意念的呈現，以及對社會生活的一種反映。畫家袁金塔的作品中，充分顯示出這種藝術表現的本質。在他早期作品的寫實描寫中，展現出恬靜悠閒的鄉野風光，溫馨親切的村居情景，以及生意盎然的自然景色。及至近年，則以社會現象、人生百態的描寫為主，反映現代生活中的形形色色，也挖掘出現代社會中的各種特殊現象。

近幾年來，袁金塔嘗試以陶瓷板作畫，利用陶瓷特殊的材料質感與釉彩變化，以及陶板柔軟的可塑性，使畫面呈現更豐富的質感與空間變化。尤其他近年來對社會與環境的諷刺與批判，透過陶瓷媒體的特殊材質，鮮明率直地表現出來，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「官場文化」系列

「官場文化」系列作品是袁金塔描寫官場眾生相的作品，諷刺當今官場醜陋黑暗的一面，以及為官者的惡行惡狀。由於近年來社會、政治環境的複雜化，金錢與金權主義的盛行，使得「錢」與「權」產生密不可分的關係，也因這種金權掛帥的歪風，使社會價值觀被扭曲：道德、操守式微；公理、正義

更蕩然無存。因此，袁金塔在「官場文化」中所描寫的包括：追求金錢、唯利是圖的貪官；欺善怕惡的懦官；陰險狡詐的奸官；徇私營利的黑官；以及仗勢欺人的佞官。有趣的是，袁金塔在描寫這些官場人物時，均巧妙地借用不同動物的造形，做出擬人化的姿態，十分傳神地將各種官場人物的類型表現出來，使構圖生動有趣，令人忍俊不禁。而畫面中所呈現的主題簡明清楚，直中要害，在戲謔中道盡諷刺，充滿批判與警世之意味。

描寫「官場文化」的系列作品，袁金塔是仿單色木板畫的效果，以雕刻瓷板作畫。這正是磁州窯白底黑釉剔花技法的運用，所不同的是：袁金塔所表現的主題不是傳統磁州窯作品上的牡丹、蟲鳥、龍鳳等吉祥圖案，而是充滿諷刺、隱喻、批判意味的人物刻劃。

就製作技法而言，這種瓷畫的製作，首先必須擗製表面平整、厚度均勻的瓷土板，然後再噴上一層黑色消光釉，在釉面乾硬後便可雕刻畫面。由於黑色釉層的厚度僅一厘米左右，所以下刀刻劃之後，釉層下瓷土的白色便顯露出來，經過高溫燒成後，瓷土與黑釉便產生強烈對比。

袁金塔在線條的刻劃上，表現得極為暢快有力，這與他水墨畫上所慣用的遒勁明快筆調是相通的。此外，他為了突顯主題的描述，常將瓷板畫面背景部分的黑釉予以剔除，讓主題部分的黑色形成凝重的視覺壓力，跳出畫面。

「蟲蛹」系列

「蟲蛹」系列，則是袁金塔探討人性本質的系列作品，他以荀子所主張「人性本惡」為主題，假借蟲蛹的生態背景，來隱喻人性中陰晦不正的一面。這種隱喻手法，與「官場文化」系列作品的表現方式是相通的，只不過在構成畫面的主題上卻不一樣：「官場文化」系列作品是以割白的場景，赤裸地呈現官場文化的形形色色。而「蟲蛹」系列作品，則是以醜陋的蟲蛹造形，直立作擬人狀，使蟲蛹的特殊頭部構造及可怕的口器，與異狀的臃腫身軀，形成一種詭異不安的氣氛，像似來自外太空的異形怪物，令人感到一股窒息的恐怖與壓力。

在當今競爭激烈、弱肉強食的社會中汲汲營營的眾生，又何嘗不是像蟲蛹一樣，相互猜忌、彼此爭奪，而終至老死？袁金塔以其敏銳的觀察力，以



袁金塔 官爺：紅包也 1993
瓷土·釉藥 42×47公分

蛹來詮釋人性本惡的意念，堪稱一絕。

「蟲蛹」系列作品的製作技法，與「官場文化」系列的黑釉剔花方式是相同的，不過在「官場文化」系列作品中，袁金塔爲了強調「官架」威勢與嘲謔陋官的醜態，特別以紅、黃、綠色點綴在以黑釉爲主的畫面中。而「蟲蛹」系列作品則均爲黑白二色的對比色，因此，畫面也顯得較肅肅詭異。其中有幾件作品更以乾筆塗繪黑釉的方式，畫出具有水墨畫筆觸的畫面，這算是袁金塔拿手水墨表現的另一種形式。

「秘雕魚」系列

「秘雕魚」系列作品是在剖述環境污染的問題。由於當今社會追求工商的土與釉的特性，傳達「秘雕魚」身上所發展，累積財富以滿足更高的物質享受，因此拼命發展尖端科技，提高工業產能，開發自然資源。但是伴隨而來的環境污染問題、資源枯竭問題等，卻未能及時解決而有日趨惡化的現象，終於，各種危及衆人生存的狀況，也一一浮現，「秘雕魚」事件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代表。

袁金塔選擇喧騰一時的「秘雕魚」，來作爲關切環境污染現象的主題，主要也是想藉著這個熱門話題，喚起大眾正視由人類自己一手所造成的各種環境惡化現象。

袁金塔在「秘雕魚」系列作品中，是以陶土板做爲創作的媒材，他以含鐵量較高的暗褐色陶土，來隱喻環境污染的現象，同時他也在深色陶土內夾雜一些白色瓷土，並且不規則地揉入陶土中，增加土質「污染」的視覺效果。在造型與質感處理上，袁金塔爲了表現「秘雕魚」的「突變」與「畸型」，而將陶土板加以扭曲變形，同時也配合變形的土板面，用釉彩揮灑其上。從這些製作過程中可看出：袁金塔盡可能利用

呈現出的環境污染問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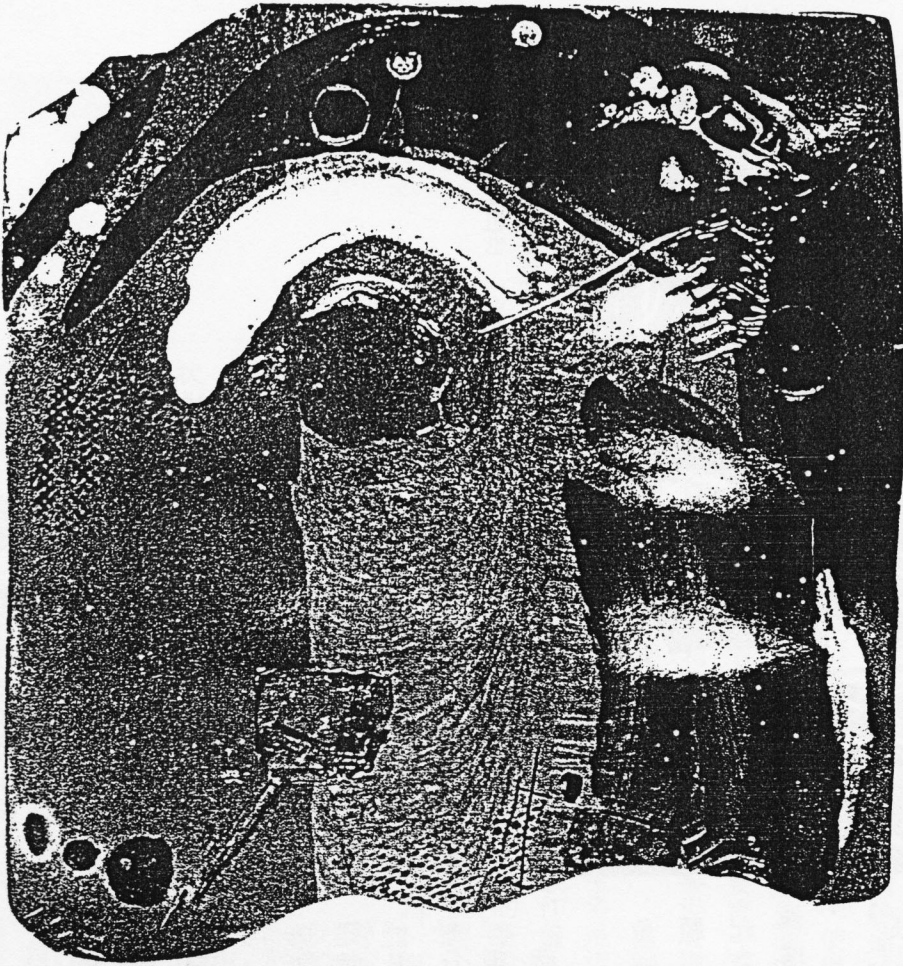
「面具」系列

「面具」系列作品也是袁金塔探討人性行爲的作品，他認爲在人性之中總存在著虛假做作的一面，這種行爲是人們應付複雜社會環境的一種本能，是人的自我武裝與自我防護；人在日常生活中總是扮演多重角色，適當的場合扮演適當的角色，原本是自然合理的，但是過度的掩飾本性與無由的矯揉造作，則無疑是令人噁心厭惡的了。

「面具」系列作品的製作也是以深色陶板作爲創作媒材，與「秘雕魚」系列一樣，袁金塔將陶土板予以扭曲變形，使「面具」的假相意義更爲凸顯出來，而「面具」上的凹凸質感與釉彩的點綴，使面具顯得滑稽而神秘。

綜觀袁金塔的陶瓷板畫作品，可發現他對事物的觀察頗爲用心，因此他能在形形色色的現象中，理出事物的來龍去脈。同時，他對人性的剖析也十分深入，因而對當今社會中因「人」所衍生的種種問題，能有獨到的見解。所以，透過他大膽粗放的筆觸，與明確率直的主題構圖，我們可欣賞到他淋漓暢快的表現形式，也引發出對各種問題現象的省思。

袁金塔·面具 1993
41×44公分
陶瓷土混合·釉藥·色料



袁金塔·秘雕魚 1993
42×47公分
陶瓷土混合·釉藥·色料

